

获奖故事选

huo jiang gu shi xuan

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

获奖故事选

黎俊生 主编

粤新登字 09 号

获奖故事选

主编 黎俊生

★

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州智星文化发展公司排版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二三二工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5.375 印张 116 千字
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5000—8000 册

ISBN 7—5361—1769—8/I·123

全套定价:35.00 元(共 6 册,每册 5.83 元)

内 容 提 要

本作品选系列包括《获奖小说选》、《获奖散文选》、《获奖诗歌选》、《获奖童话选》、《获奖故事选》、《获奖报告文学选》共六本。入选的作品以少儿文学作品为主,兼以少量适宜的成人文学作品。作品思想健康,内容丰富多彩,题材广泛新颖,文采优美隽永,艺术风格各异,对陶冶青少年读者的高尚情操,提高他们的鉴赏能力与写作水平,均大有裨益。因此,这套作品选既是青少年读者的良师益友,亦可作为学校图书馆的珍贵藏书。

目 录

黑龙江的秘密(科学故事)	赵 沛(1)
骑黑骏马的肯得克依勇士(民间故事)	(51)
金闪闪的儿子(民间故事)	(70)
张古老斗雷公(民间故事)	(79)
坚美仔斗玉皇(民间故事)	(84)
七星岩(民间故事)	(92)
九叔做寿(新故事)	陈勋超(96)
神奇的一枪(新故事)	夏国强 邓荣弟(106)
没盖公章的奖状(新故事)	程尊平(执笔) 费隆生(119)
争地(新故事)	黎俊生(129)
老原则的故事(新故事)	蔡贡民(135)
一曲震山城(新故事)	陈永绩(141)
追悼会上的掌声(新故事)	陆宏恩(146)
动物评比会(儿童故事)	王朝参(152)
翠翠的尾巴(儿童故事)	朱云洪(158)
小牛牛巧斗老疯狗(儿童故事)	郭修德(161)

黑龙湖的秘密

(科学故事)

赵 沛

黑龙湖的传说

映天河的拐弯处，有棵叶儿密得像大绿油伞的合欢树。这天下午，有四个浑身水锈的孩子，像一环花瓣儿，听着老羊倌龙海伯伯讲故事。

龙海伯伯两眼眯成细缝儿，望着村外那座雾沉沉的云蒙山，眼睛里闪出针尖似的光来：

“瞧，这云蒙山的后边，有个黑龙湖。湖里锁着一条小黑龙哪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”矮小活泼的小兔子像爆白果儿的插上嘴来。他说起话来爱学着三瓣嘴儿的兔子，翕翕嘴皮儿。

“别打岔，听伯伯讲嘛！”粗眉粗眼的大海用胳膊儿轻轻碰碰小兔子，他是这伙孩子的头儿呢。

龙海伯伯把烟袋在鞋底上磕磕，话音又随着身前的流水声响出来：

“这故事还是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，听我爷爷讲的。爷爷呢，也是听他爷爷讲的……不管是谁讲的，总是那一年，这儿发生了一场可怕的大旱灾：河干啦，泉枯啦，田里开了坼，连兔子也藏得下。老百姓眼睁睁的望着烤焦的庄稼，急得直蹬

脚，你们知道为了啥？”

“空气中水蒸气少了嘛！”三贝儿飞起两道细眉毛，细声细气地答。他是猎人的儿子，肚子里的知识可丰富呢。

“不不！”龙海伯伯的烟袋儿在空中画了个圈圈：“那是专管行云布雨的海龙王，在水晶宫里喝醉啦，把下雨的事儿，忘得一干二净啦！”

“这不是叫老百姓遭殃吗？”小兔子嘴巴儿痒痒的又插嘴了。

“是呀，海龙王捧着酒坛子成天喝呀喝，老百姓干得一滴水也没有喝！大伙儿哭闹开了。哭声惊动了黑龙湖里的小黑龙。小黑龙跟你们一样，又勇敢，又爱打抱不平。他唿喇唿一个翻身腾到天空，放眼一瞧，哎，老百姓渴得昏倒啦！他恼得一团火冲上了嗓子眼儿，哗啦啦一声长啸，天摇地动啦！满天乌云飞来啦，眼眨眨就挂下千万道瀑布，呼呼呼，哗哗哗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别说田地喝得鼓圆了肚子；塘里呀，湖里呀，也饱得涨到颈脖窝上啦。老百姓又是笑，又是叫，又是跳，冒着雨把秧苗儿栽下去啦！

“没料到，醉醺醺的海龙王醒来啦！看见满天乌云，雨还在轻轻飘飘的下着，恼得哇哇大叫：‘虾兵蟹将，快去查一下，是谁没有我的命令，胆敢行云布雨！’虾兵蟹将把小黑龙抓来啦，海龙王就命他们用一条锁龙索，把小黑龙锁在黑龙湖里，还派了四个夜叉，整天价在湖面上巡逻！”

“后来呢？”个儿结实得像铁秤砣的小蛮牛，急得呼噜呼噜直喘气！

“后来，后来小黑龙一直锁在湖底里。你们不信，长大了去看。湖中心老在噗碌噗碌翻泡泡，那就是小黑龙在甩尾巴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四个孩子的眼睛齐睁得滴溜圆。

“呵呵！我爷爷就这么讲的嘛。要说真，也许有几分，要不，湖中心的水为啥老是翻泡泡？……”

“我看……”三贝儿的话还没讲出来，忽听得路上有人喊：

“前面有人吗？快拦住牛，拦住牛！”

孩子们像四颗弹簧咚咚跳起来，只见一只滚鼓溜油的大牯牛，从花儿开得红闹闹的木槿里冲出来。后面跟着个高声嚷着的老汉。他撑了根雀梅藤拐棍儿，跑起来一瘸一瘸的。那满头白发，在八月的日光下一闪一闪。

孩子们想围上去拦牛，那牛把脖子一沉，弯刀似的角儿呼地一撩，似乎谁敢来拦一拦，就叫他肚子上挑个透明的大窟窿。

一个瘦精精的孩子，灵活得像头快脚鹿，一溜烟地躲进前面的玉米林里。看见大牯牛“勃腾勃腾”奔到那里，冷丁地伸出手来，一把扣住了牛鼻子。大牯牛拧拧尾巴，只好乖乖地投降了。瘸腿老汉也汗津津地追来了。

“哈，好样的，我知道是你！”瘸腿老汉乐得把满嘴圈拉碴胡髭，在大海的脸蛋上昵来昵去。

三个孩子也赶来了，向老汉亲昵地喊出：“葛老爹！”

葛老爹是翠鸟村著名的猎人呢，在这方圆百里的地面上，谁都知道他那支老式火铳，曾打死过11头金钱豹。12年前，他为了想活捉一只窜上树的豹子，摔下来跌断了腿儿，就此结束了四十多年的狩猎生涯。他肚子里有许多有趣的动物故事哩：豪猪怎样抖动身上的刺儿吓唬敌人呀，松鼠怎样把毛蓬蓬的大尾巴当降落伞呀……他一讲开了头，孩子们就像蜜蜂给花儿逗住了，怎么也飞不开翅儿。

“葛老爹，龙海伯讲黑龙湖锁着小黑龙呢，湖面上还有夜叉在巡逻……真的吗？”孩子们像闹翻的喜鹊窝，吱吱喳喳地问得好欢。

“呵呵！”老爹把大牯牛扣在树干上，从龙海伯伯手里接过烟袋。那淡黄色的眼珠子凝视着剪影似的云蒙山，似乎自己的思想也飞到黑龙湖去了。他吸了一口烟：“我几十年来，在深山老林里钻进钻出，哪里见过龙呀，神呀，鬼呀，夜叉呀。伯伯讲的都是神话嘛，你们这些乖巧的小八哥，怎么成了傻鹌鹑啦！”

“咳，老哥！”龙海伯伯用草帽使劲扇着风：“你说我讲的是神话，我不反对，可是黑龙湖里为啥会有翻腾的水，要不是小黑龙在甩尾巴，你总得琢磨出个黑白来呀！要是能解开这闷葫芦，我也不是个老顽固。好啦，你跟娃娃唠唠吧，我先走一步啦！”

龙海伯伯向河滩上的羊群发出一声嘹亮的吆喝，羊群挤挤簇簇地涌上来了。一会儿，就像朵白云，随着龙海伯伯消失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了。

孩子们的眼睛，都滴溜溜地在老爹脸盘上转了，在他们心目中，老爹是个无所不知的老百晓，可是现在老爹巴哒巴哒地吸了一阵烟，那嘴巴儿却成了哑口葫芦。

槐树顶上，飘来一串敲小铜铃似的声音，一只金色的黄莺，把撒成扇面形的尾巴一撇，掠进桔林深处去了。老爹也像从暗巷中摸出来似的开出声来。

“那一年，他们几个打猎的跟着黑熊的脚印儿，走进人面谷，翻过头茅峰，穿过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山洞，看到了黑龙湖。当时下起雨来了，湖面上刮着风，‘呜哇呜哇’像野兽叫，有两个伙伴害怕了，就退了回来。”

“看见夜叉吗？”小兔子黑钮子似的眼睛，睁得像盏灯。

“哪儿有夜叉呀，只有野鸭呀，鸳鸯呀，苍鹭呀，在湖面上飞来飞去。湖中心呢，是有一片水在噗碌噗碌翻泡泡，好像煮沸了的！”

“后来呢？”三贝儿紧张地问。

“哧哧，”老爹苦笑地拍拍跛了的右腿：“后来这腿儿就摔伤啦，我这倒霉蛋儿，就只好干瞪眼啰！”

孩子们闭拢嘴儿不吱声了。八只眼睛也转向重重迭迭的云蒙山了。一阵风吹来，雾气消散了，森林绿得那么透明，似乎要化成烟儿飞散似的；那一片片斑斑驳驳的地方，是光滑溜溜的悬崖峭壁。一条细长弯弯的瀑布，像银色的飘带，在微微颤动。

“葛老爹，”大海一个虎劲蹦起来：“到黑龙湖去的路远嘛？”

“什么，你们想去黑龙湖看个究竟么？”老爹的眼睛闪出明亮的光来，年轻时的狩猎生涯，是多么撩拨着他的心呀！在雪地上追踪狡猾的狐狸，是要有多大的能耐呀！在篝火上烤熟野味，那是多么诱人呀！有时一不小心掉进深渊里，那从水里爬起来的喜悦，是什么也不能比喻的呀。他精精神神地说：“是呀，在大自然中有些事儿看来挺神秘，可是一旦戳穿了，就简单得要发笑哩。磷火过去不是说是鬼火嘛，现在连小学生也知道那是啥啦。黑龙湖水为啥会翻腾，只要有人下决心去探个究竟，哑谜儿总会解开的。你们现在还小，等长大了再去。那儿路也远，不好认，又挺难走。山上豹子、狗熊虽然全给消灭了，可还有狼呀什么的，今天除了猎人，别人也难得上那儿去。好啦，太阳快落山了，我得把牛赶回去！”

葛老爹拍拍腿上的草星星，拄着拐棍儿，一瘸一瘸地牵着一大牯牛走了。

四个孩子望着映天河里映着的云光霞影，一个个像入了迷儿。

秘密会议后的行动

沿着河滩，一字儿横着五艘还没上漆的新船，船身上飘出了淡淡的杉木香。在这清早，造船工人还没有来，却有几只盛满青草的竹篓，放在一艘底儿朝天的船上。日光从树顶洒落下来，在船底上映出了一片美丽的花纹。

靠南第二艘船舱里，飘出热烈的声音。那是大海和他的伙伴，在商量去黑龙湖探险的事。除了四个男孩外，还多了个眼睛像野猫一样机灵的女孩儿，她叫小妞儿，是大海的同班同学。

“喂，我们要多少天才能回来呢？”小兔子趴在船底上，手里玩弄着蚱蜢，不安地说。

“我打听了几个人，说一个来回要两天路程呢，我们得打算三天！”大海征求意见似的向伙伴们瞥了一眼。

“嗨，三天哪，”小兔子慌得手里的蚱蜢飞掉了，嘴巴儿嘟咕了起来。

“同志，黑龙湖的传说不知有多么年啦，要是三天能解开它的哑谜儿，那意义多大啊！”小蛮牛热气直喷地擦着掌。

小兔子望望船舷外被朝霞抹红的云蒙山，喃喃地说：

“三天就算不长，要是在深山野林里，真正碰上夜叉呀，龙呀什么的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
小妞儿“噗嗤”一声，笑弯了腰：

“你怎么也迷信啦，我们正因为不相信鬼呀、神呀，才到黑龙湖去探个究竟。黑龙湖的传说只是过去的人没有科学知识，不了解自然现象，只好用鬼呀、神呀来解释。我们是相信科学的，不信神、不怕鬼，只要有钻劲儿，一定能把黑龙湖的哑迷儿解开！”

小兔子脸蛋儿红得像个喜蛋，难为情地做了个兔子脸：

“好，三天就三天，可也得作个准备呀，要是遇到什么毒蛇猛兽……”

“小兔子想得对！”大海的声音像小铜铃响出来：“我想是不是这样：第一，每个人带三天干粮，第二，我们得带上武器！”

“对，我带爸爸那杆枪。”三贝儿甜丝丝地笑着问小蛮牛：“你呢？”

“我带一把柳叶刀。这刀，我爸打过日本鬼子，我一直将它磨得亮晶晶的，就是石头，也能捅个大窟窿！”小蛮牛舞手舞脚地做着姿势。

“我带爷爷的大朴刀。小兔子，你呢？”大海问。

小兔子把手指儿并成一把斧头，在空中虚晃一下：

“我带一把斧头！”

“好呀，斧头用场大呢！”三贝儿直点着头。

小妞儿不等大海问，就起劲地晃着头上的小辫辫：

“我早想好啦，带上我姐姐的皮药包，谁要是擦破了手，碰伤了腿，我就负责包扎！”

“好呀，好呀，小妞儿做我们的随军医生！”伙伴们像放百子鞭地直鼓掌。

“还有一件事儿不能忘！”三贝儿说：“葛老爹讲到黑龙湖

去得穿过山洞，我们得带盏灯去！”

“带把松明就得啦，这事儿我来准备！”大海虎虎劲劲地卷了卷袖管。

第二天一早，孩子们背着书包，带着武器，踩着露水，嗖嗖地向云蒙山奔去了。

翻过了绿荫蔽天的山岗，走进人面谷里了。

人面谷是去黑龙湖的大门呀！

日光扇面形的从头茅峰洒进幽暗的峡谷里，峡谷变得明亮了。野樱桃呀，水龙骨呀，野馒头呀，像一顶顶绿帐篷，挂在峭壁上。土画眉呀，花脖儿斑鸠呀，八劳杜鹃呀，在树枝上跳跳蹦蹦地赛着歌儿。木叶蝶呀，油葫芦呀，红娘子呀，在轻灵地飞来飞去。

孩子们谁也不说话，只有脚步踩在串满露珠的草地上，发出“嗤嚓嗤嚓”的微响。

几只雀儿从身旁嗖地窜上了天，小兔子忽然惊讶地嚷起来：

“瞧瞧，那是什么？”

伙伴们抬头一看，呀！一个有四五间屋子大的脑瓜儿，黑虎虎地耸在前面半空中。它那么凶恶：额头是凹凹的，眉毛塌塌的，鼻子烂糟糟的，似乎给谁挨了一拳。脸上横一道、竖一道的像给刀子砍满了疤痕，嘴上还有两撮乱蓬蓬的翘胡子，嘴角上拧出了一丝残忍的冷笑，似乎在说：

“来吧，等候你们的是牙齿！”

空气一下子冻住了。

三贝儿用手儿在眼睛上架成双筒望远镜，笑起来了：

“哈，是个像人面孔的山包包哩！”

“对呀，那两蓬胡子，是两棵小松树哩！”大海也快活地接上声来。

空气又变得活跃了。

石灰岩的山峰，长年累月的受着风吹雨打，渐渐地把岩石雕成了千姿万态。有的像古代阴森森的城堡，有的像刻满了美丽花纹的屏风，有的孤零零地像一根天安门广场上的华表，有的像一扇扇你追我赶的风帆……

山坡上，一簇野蔷薇下，有两只长耳朵在微微转动。三贝儿暗示大伙儿别吱声，端起枪来，正要瞄准，只见一个纺锤似的黑影像一颗流星，直落到野蔷薇上，一下子展开了乌闪闪的翅儿，原来是一只凶猛的鹞鹰。鹞鹰并不扑动翅儿飞起来，却像骑在马儿上的，一颠一颠向前窜。孩子们迷惑地爬上岩石向下窥探。哈，那鹞爪把野兔子爬住啦，野兔子乱蹦乱跳的使劲挣扎着，那鹞鹰却动也不动的用这法儿在消耗它的力气好攫走呢！

突然“轰”的一声，三贝儿枪响啦，霰弹随着一团蓝色的烟雾，从枪口喷出去。孩子们欢叫开了：三贝儿这一枪打得可准呢，鹞鹰给密集的霰弹紧紧裹住啦。

但是说也奇怪，那鹞鹰定了定神，就一抖翅儿窜上了天，一眨眼就消失在山崖后了。只有几团乱蓬蓬的兔毛，被风儿吹得滴溜溜直转。

“咦，怎么回事呀？”大海呆怔怔地瞅着三贝儿那杆擦得黑油油的土枪。

“我知道，三贝儿的霰弹是泥巴捏的！”小兔子活泼地敲敲挂在三贝儿腰眼里的牛角盒子。

三贝儿两条细眉毛，惊讶得飞呀飞，蹬蹬脚，结结巴巴说：

“荷，明白啦，位置弄错啦。我爸爸讲过，老鹰的羽毛挺紧密哩：要是从正面打，霰弹就像洒在鸭子身上的雨点儿，都滑掉了；要从背后打，霰弹才会钻进毛里，嵌进肉里去，这只鹰算它运气好，让它溜掉了！”

小妞儿整整皮药包，腮帮子笑出两潭浅涡儿：

“我倒替鹞鹰高兴哩，鹰是益鸟，野兔倒是坏东西，要吃我们的庄稼哩！”

逢水搭桥

人面谷的尽头，是条蓝汪汪的山溪。溪边长满了蒲草，金色的蒲花，像一支支火把，在阳光下闪闪烁烁。溪水流得那么急，打着漩涡，翻着泡泡，消失在暗沉沉的石崖后。

日头像顶火伞撑在头上，风像火炉里扇出来的，热腾腾。本来像孔雀尾巴从岩石缝里窜出来的羊齿植物，这时都没精打采地耷拉着脑瓜儿。躲在草丛里的牛蒡藜呀、蝥蛄儿呀，鸣声也像催眠曲那样使人发闷。

孩子们弯弯曲曲地来到溪边了。

溪边悬崖上，离开地面丈把高的地方，有一条白色的痕迹，像水平线一样，沿着峭壁伸到远处。长在那里的小树上，有一缕缕枯萎的芦苇，悬垂下来。

小妞儿闪动着长睫毛狐疑地问：

“咦，奇怪，芦苇怎么跑到树上去啦，那白痕迹是谁画出来的呀？”

“那是山洪跑出来的呢，”三贝儿看着说。

“什么？”小兔子吃惊地嚷出来：“山洪是什么野兽呀？”

“山洪是水，不是兽！”三贝儿嘻着说：“山上一下暴雨，雨水顺着山坡冲到峡谷里，高高地涨起来，哗哗地直冲出去，这就叫山洪拔起来。每年夏天，它总要这样发几回。不知发了几百年，几千年，悬崖上就给它磨出了一道白痕痕！”

孩子们的脸色一下子暗了。仰起头来看看天，天像清粼粼的湖水，东一朵、西一朵的羽毛云，像玲珑的小船，飘满了湖。一群云雀，在白云底下忽高忽低地飞着，这是天晴的现象，他们的脸色开朗了。

“各位注意，各位注意！”溪水下游，飘来了水葫芦清脆的叫声。

山溪对岸就是头茅峰，那直荡荡的岩壁，好像劈下来的，遮断了半边天空。一片高塔似的白云，在峰顶上慢慢地融化开来，似乎要把下面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，都笼罩起来。

孩子们在河滩上转了几转，都咂起嘴来了：葛老爹说要到黑龙湖，必须翻过头茅峰，才能寻到那个古怪的山洞，可是眼前却横着这条又深又急的山溪。

“我看这么办！”小蛮牛浓浓的眉毛像挑战似地一耸：“我们游过去，顺便洗个澡。小姐儿不会游水，我们可以挨个儿把她背过去！”

大海瞅着水边被风儿撩得起着浪花的香蒲，摇摇头说：

“太冒险了，水那么急，冲到蒲草窝里，可麻烦呢。我们还是沿着河滩往上游去，要是找到一个又浅又狭的地方，再想办法过去！”

孩子们赞同地挪开脚步来了。

山溪越来越神秘，越来越美丽了。映着岸上的山影，好像梦境一样迷离。一只白鹭静静地用一条腿儿站在浅水里，看见

人来，才懒洋洋地扑开翅儿，贴着水面，飞到下游去了。

绕过一片歇着一群矶鹬的沙滩，溪面渐渐变窄了，两岸挨挨挤挤地长满了杂树。一棵合抱粗的榆树，像道弯弯的垂虹，挂在溪面上。

孩子们乐得欢呼起来，吓得矶鹬前摇后摆地射进浓荫里去了。小蛮牛像头伶俐的猴儿，一溜烟跑到榆树上，伸长脖子一望，直拍着大腿道：

“糟糕，是座断桥，离开对岸还有八九尺哩！”

小兔子翕翕嘴瓣儿，挺神气地拔出斧头，起劲地说：

“有啦，我们砍一棵丈把长的树，一头搁到对岸，一头搁在榆树上，不成了一顶长桥吗？”

“好呀，我们来造大桥吧！”大海把拳头一擂。

“哼唷！哼唷！哼唷！”

“叮咚！叮咚！叮咚！”

山谷里回荡出伐木的喧响了，慌得躲在浓荫里的矶鹬，吊起腿儿打着旋旋飞走了。

小兔子砍得脸蛋上汗水打串儿撒下来。小蛮牛夺过他的斧头又猛砍起来，砍得背心里的汗湿得一道道，又换上了大海。

“咦，怎么搞的，砍了半天，才砍进这么一点儿？”大海脱掉布衫，前胸后背都是汗渍渍的。

“是呀，”小蛮牛摊开巴掌：“瞧，我手上缴了三门‘火箭炮’啦！”

“我来！”

三贝儿吐口唾沫，摆开架势。腰一闪，斧一挥，像下雹子似地砍了一阵，摸摸树干，眼睛一眯，笑出声来了：“哈！怪不得这